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内朝亦謂路寢

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臣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一作雉門）三曰雉門（一作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名畢門）臯門之內（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內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為

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即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之門意者堂宇湥邃難于聽政每日常朝則御其其門歟今制天子大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

御門與此合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謂止其非法令謂使之有為敘羣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賓客之令令謂賓客未至而先為之具諸侯之復報也謂奏事者萬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謂上言者

鄭氏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敘羣吏之治者常次序羣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謂敘羣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賔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

大夫羣吏之位正之為言疏謂察其不如儀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令輪御史糾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朝廷之間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正南鄉向明三公北面東上對上以東為尊孤東面北上位于右卿大夫西面北上位于左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為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虎賁之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分立于右面向外太僕侍御之長大右即司右勇士為軍右者大僕

從者小臣祭僕之類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分立于左西向外司士擯掌擯相孤卿特揖逐人而揖大夫以其等旅免也揖卿大夫有上中下等各隨其等士旁三揖士立于孤卿大夫之兩旁待其特揖旅揖已訖後即其處而揖之合衆而揖王還視朝畢將還也揖門左揖門右王將還用手揖退立路門左右者大僕前大僕向王前立而奏復逆王入内朝皆退王入路門内朝者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謂治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

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

臣按此即通典所謂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門者也蓋在路門之外人君與羣臣常朝之所若今奉天門日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鴻臚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叅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虎士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

服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羣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逆當人君視朝之時司士正其位以正朝儀辨其等以定班次王族故士以肺腑之親而錯居侍衛之間虎賁士以武勇之選而趨走前後之列掌服位者大僕也而兼司出入之大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實統勇力之士朝廷之間明明在朝穆穆在位所以鄉明而聽

天下者肅肅乎其嚴也而左右前後之人所以環列而侍衛者又皆親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慼衆者又無所不備焉當是時也視是朝也論道經邦二公弘化者固各盡其道分職率屬敬官亂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諸侯與在朝卿士及內外之羣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復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則有大僕與其屬之小臣御僕以為之通達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時常朝之儀位也

然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羣臣則逐列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于大臣則答以特揖之禮于羣臣則答以旅揖之禮于小臣則于再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内而侍衛于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于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為治位有尊卑而禮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

此禮廢矣

大僕侍御之官大僕其長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立有位大僕正之使當其理出入王之大命出大命則宣之于外入大命則納之于內掌諸侯之復逆復有報爭上也逆有言爭上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王與族人燕處則正其位掌擯相擯以助賓相以助主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王有故不朝則以告于大臣

臣按太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眡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特作命書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猶後世行某禮當具冕服某禮當具皮弁服是也正王之位如後世行某禮當御正衙某禮當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詔救也入之命臣之奏報也復者何事之已行者報之于上也逆者何事之未行者言之

于上也凡此皆太僕之所掌當王眡朝之初出則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正其位次有不當其位者正之既正而退于侍衛之列及王眡朝之將畢又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見朝事之畢凡夫眡朝之時有出入之大命有復逆之奏報在其位者則自掌之在公孤卿及羣吏庶民者則其屬分掌之而總之于已使有所稽攷而不至于遺忘時以達之于上而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如正典則付之夏

官憲典則付之秋官之類也然猶恐困窮者不能以自達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暫緩而又設四面之鼓于寢門之外俾大僕掌其政焉由是觀之則人君之䟴朝非但以嚴上下之分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然䟴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今乃以屬于司馬何耶昔秦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戊申上奏甲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

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盖司馬掌兵政而以其屬司傳奏則無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聚也萬民之詢焉謀也一曰詢國危有兵寇之難謀所以安也二曰詢國遷徙郡改邑三曰詢立君君無適子謀所以嗣其位君臣與民所立之位王南鄉天子南面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三公老也羣臣西面卿大夫士也羣吏東面府吏之類小司寇擯揖之使前以敘進而問焉以次序而進之以衆輔志而獘謀弊斷也以衆之謀輔王之志又斷之于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朝内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惟國家有非常之事然後御于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在治朝與羣臣按古典而施行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芻蕘此所謂致萬民而詢焉詢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從

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人三者皆國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衆論以為可然後行之茍非徧訪于人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以民之衆且微治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褻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左九棘朝之下其左樹以棘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羣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矦伯子男位焉羣吏府吏也在其後面三槐朝之前有三槐木槐取其黄中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疲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焉又為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錯立参錯不齊族談相聚而語者

臣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

國家有大禮典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

疑難則于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經常之

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之位有前

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無故不可聚而諠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知所避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衆其原蓋出于此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祥道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葢尊者體盤卑者體慼體慼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釋服也

臣按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内朝亦

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日出視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聽政治以决可否之計葢視朝之時百官班次以列趨蹌以進漏下無幾刻爾奏對之際機務雜沓未易一一以詳悉也故于退朝之後再御燕寢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工所謂股肱心旅者委曲講究必罄竭其本末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于中而奉行之臣亦

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
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
行之萬世而無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漢唐以來
或五日一視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祖宗以勤
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
朝方是之時國家多事幾務叢委事事取自上裁
今則治定功成百事具有成憲每日早朝百司奏
對只是按行故事于午晚二朝似若可省然自古

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創制于君臣之分最嚴然猶恐其嚴而或過于亢故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盡矣臣願參酌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許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御便

殿具其本末源委會集大臣面究利害然後施行事畢之後或從容顧問以泛及天下之事災異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皆許以聞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為泰矣此最今日求治之要務惟聖明注意則天下不勝幸甚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宫中有後殿為治朝

臣按七年諸侯羣臣朝長樂宫盖大朝會之所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葉夢得曰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于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内盖内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漢去周未遠猶彷彿其意

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

其沿習有自來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叅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叅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叅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朝參之儀制令也漢朝參儀史不載所載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興始五日二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為勤然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霑失容泥潦停朝常參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于今日亦準此制雨潦之免臨時取旨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下禮官定為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如此庶使羣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一

事之舉上足以見人君體臣之仁下足以表臣下事君之誠

唐室升平日常叅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秖遇月旦入閤日賜食

臣按唐人于每日常叅皆有廊餐及朔望皆賜食其為國費亦夥我朝廢之良是其三大朝賀禮宴祖宗所以禮荅臣下者必須舉行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叅朔望薦食諸陵寢

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

李琪曰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琪又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

葉夢得曰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

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臣按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葢以一月之間朔望為重而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制禮于常日則隆而于朔望反殺失所輕重矣雖曰是日薦食陵

寢有思慕之心盡于鷄初鳴時先行薦食之禮昧爽乃御殿受朝予我祖宗以來每日先于奉先殿行禮東朝問安然後御朝其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兩盡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叅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内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叅

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望參官遂為定制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俠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鴻臚官屬立

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
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宣奏姓名員
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
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
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
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
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
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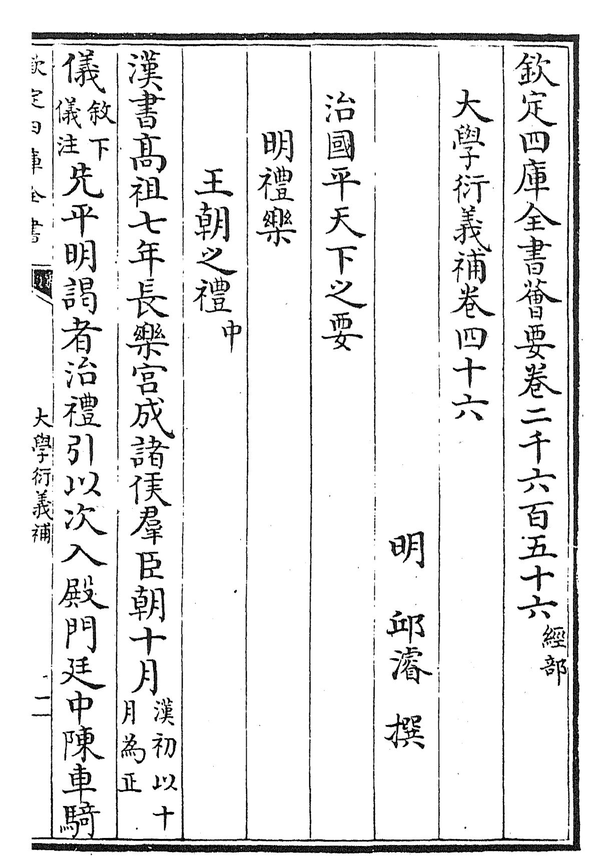
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
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乗輦往御
武英殿或文華閣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
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
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
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臣竊
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
于粗略或失于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為

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為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會官著為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須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為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為言後來者因以為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勅大臣及翰林

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録及禮儀定式等書幷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栝節潤畫為圖式懸于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為定制云以上朝儀

以上論王朝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五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中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為正儀敘下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儀注

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傳聲教入者急走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臚上傳告下句下告上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臣按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歲首

然朝賀之禮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

朝會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雖未有其制然歲

序更端之始萬物維新而凡為臣子者畢來朝會

以致其履端之慶亦義之當然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會

其儀亞於献歲之旦

臣按此後世冬至行朝賀禮之始蔡邕獨斷曰冬

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

賀宋人於五月朔亦賀非是

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臣按此後世人君以始生日為節而表賀之始此前代每一君為一節如宋太祖為長春節太宗為乾明節之類在我朝列聖一以萬壽聖節為名未有易也竊惟今日承前代故事為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前代惟至日行禮未有先期習儀者有之始自我朝葢以此禮雖非唐虞三代之制然

臣子所以致敬君上而效其水木本源之心以致其祝頌補報之願者於是乎在苟羣聚於一時而不豫習於先日則不免臨期參差失誤故凡遇三大朝若內若外先期二日於寺觀演習者謹之至也謹之至以其禮之大以上朝賀禮

虞書羣后四朝敷奏進也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

朱熹曰五載之內天子廵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廵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

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廵狩

程頤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按有虞之世廵狩之年四方諸侯隨地各朝于方岳廵狩之後四方諸侯分年各朝於京師盖是時封建之制行諸侯世守其國恐其歲月易流人

心易懈上下易隔故其為制如此若夫罷侯置守之後任用不久遷補無常因時制宜惟可行三年朝覲之典三考黜陟之法焉本朝雖無虞朝羣后四朝之制然三年朝覲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於千載之下也

周禮大行人主賓客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啚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謀有是非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慮有

異同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衆見曰同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曰問結其恩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殷頫曰視除其惡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間歲一問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有喜慶事則慶賀之致禬以補諸侯之烖禬祈禳也有烖則補助之

臣按先儒有言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
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
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
刺史奏事京師其亦知此意歟粤自秦罷侯置守
此禮不復講然後世所謂部使者監司守令即古
者諸侯也其制雖不可卒復其意則不可以不存
蓋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下之民所以致天子之命
而施之民者監司守令也分雖懸絕而心則不可

以不親親之為言親暱恩愛之謂也古者天子制為是禮以親當世之諸侯世異執殊其禮雖不能一一行之於今然能即前日所以親諸侯之心以為今日所以親監司守令之禮千古猶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覲於王者也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尚何猜疑間二之為患哉先王

所以親諸侯也如此後世人主其尚體古人親諸

侯之心以親令日監司守令乎

禮記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髙八尺東西當戸牖

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

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

視朝所宁立處葢竚立以待諸侯之至

游桂曰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形埶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

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

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

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

恩賔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

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代諸侯之禮備

矣

臣按三代之時封建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

土而為諸侯者非王室懿親則有功之臣及前代

之後也自秦罷侯置守列為郡縣之制歴代分封宗室及有勲庸之臣多無分地其間親王固有之國者然亦有不出國門者焉我太祖分封親藩以大國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其制雖不盡合於周然斟酌漢唐之制最得其中制為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盖得三代所以待諸侯之禮若前代專用君臣禮則過於無恩專

用親親禮則過於無義皆非中道也以上諸侯來朝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賔客

鄭玄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王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

賔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臣按燕饗之禮不同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

皆所以飲食之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

禮而待其賔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

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

獻食禮五舉

鄭氏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

大夫士也

吳澂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食禮者以飲為主也舉者一曰舉牲體也一曰舉樂也公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謂上公九命作伯者

賈公彥曰魯哀公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臣按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熹曰雅者正也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鹿鳴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

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恵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賔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恵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

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
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
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真德秀曰鹿食草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
相樂亦猶是也
臣按易言天地交而為泰觀鹿鳴諸詩天子所以燕饗
其臣者如此此泰和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朱熹曰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范祖禹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常棣燕兄弟也

毛萇曰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故興兄弟

朱熹曰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吕祖謙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

末章曰伐木于阪釃酒以茅泲去其糟有衍多也籩豆有踐陳列貌兄弟無遠言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食之薄者以愆過也有酒湑亦釃也我無酒酤買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末章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閑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臣按此詩可見人君之於其臣下非但有大燕享
若夫閑暇之時其於諸侯諸舅朋友故舊亦必有
燕飲以篤其恩義云
天保下報上也
古註曰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
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
朱熹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
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也

王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故惟稱其福禄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强以為者也

朱熹曰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與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賔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

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燕其燕也有因祭而餕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太牢以飲賔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恵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若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

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閑暇而時會也噫三代盛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之於臣下以勢臨之而已以利啗之而已以法驅之而已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凡其所以歲時燕饗之者一惟按故事而姑為之禮焉耳若夫朝夕所以相與燕好而飲食者不出乎宮闈永巷之中左右便辟使令之人治欲復古得

予

蓼蕭詩之首章曰蓼（長大貌）彼蕭（艾也）斯零露湑（湑湑然蕭上露貌）兮既見君子（指諸侯言）我心寫（輸寫）兮燕（謂燕飲）笑語兮是以有譽（善譽也）處（安樂也）兮

朱熹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兮其曰既見盖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臣按先儒謂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可以保有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保有其安樂於是久乎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曰湛湛露斯湛湛露盛貌匪陽不晞乾也厭厭夜飲厭厭安久足也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茂草也和燕

厭厭夜飲在宗宗室路寢之屬載考成也在宗室而成燕禮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明也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莫不令善也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朱熹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前兩章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

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是詩蓋於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

左傳昭公五年楚薳啓彊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享饗也覜見也有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飧有陪加也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臣按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即聘儀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宴有好貨

即詩序所謂鹿鳴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也古者人君之於臣下有享禮以嚴其分有燕禮以通其情此上下所以交而為泰也歟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不飲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臣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

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吏

衣立殿外俟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
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成
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
臣竊以為正旦長至遇故免宴可也惟萬壽聖節
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
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宋志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慈惠也宋制常以春秋

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廵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羣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或五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皆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郊祀籍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觀燈及苑囿池籞觀稼較獵遊幸所至

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臣按此宋朝賜宴之儀臣聞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宴近年以來雖三大朝賀盖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益稀闊矣竊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終歲勤劬職業幸而得一日醉飽之歡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澤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盡力以至於殉國以身此亦其一機也但不可施

諸非其人而流於褻耳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兹為盛焉伏見内殿賜宴羣臣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糺紛無别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糺舉

至道中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供事

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
潔望分命中使廵察從之
真宗咸平三年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
幸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
臣按人君賜宴於臣人臣受宴於君非徒飲之食
之而已也内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
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苟進退拜起之無節
固臣之罪矣若夫酒殽之或虧精潔禮度之或至

簡略亦豈人君禮待其下之道哉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顥請以所宴為圖在今日亦所宜行焉

以上燕饗

虞書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柴祀天望望祭山川秩牲幣祝號次第于山川肆覲東后東方諸侯協時月四時月之大小正日日之甲乙同律十二律度分寸尺丈量龠合升斗斛衡銖兩斤鈞石脩五禮吉凶軍賓嘉五玉三圭二璧三帛纁玄黄二生羔鴈一死雉贄贄所執以相見者如同也五器五禮之器卒畢也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

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禮歸格（至也）于藝祖（即文祖）用特（一牛）五載一巡守

朱熹曰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脩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從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故曰卒乃復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呂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

臣按先儒有言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為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廷州縣如在輦轂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屈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棊衛百司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

傷財也苟慮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璽書所至如帝親行天威不違天顔咫尺孰敢懈怠哉然則帝舜廵守非歟臣故曰廵守所以維持封建也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廵守殷國

王安石曰王廵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廵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廵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呂祖謙曰廵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

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廵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巳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廵守周却十二年何故葢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廵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臣按吕氏謂舜五載廵守周十二年廵守為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

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在今日時變會通之要所以提攝整頓之者誠能擇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循行天下如漢唐故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廵守廵守者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朱熹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臣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遊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孟子言古之帝王與今之諸侯其遊豫雖同而其所以遊豫者一則為諸侯之法一則為諸侯之憂天理人欲之異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廵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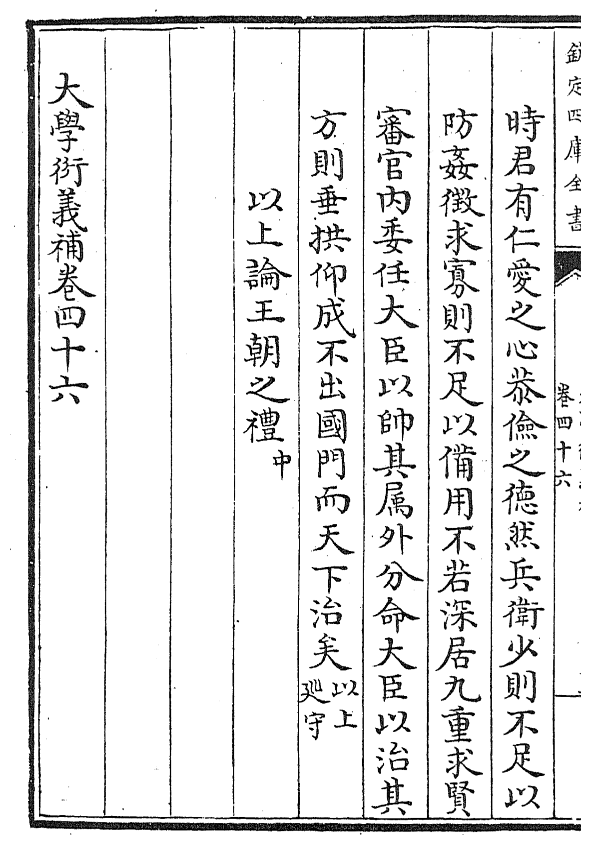
臣按有虞之時五年一廵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時廵所以省方觀民非為遊樂也然又必以四岳為

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者也今年廵隴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門至雲夢上會稽直至沙丘崩而後已其後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内虛耗所損亦多矣煬帝南遊竟死於江都說者謂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

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埶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廵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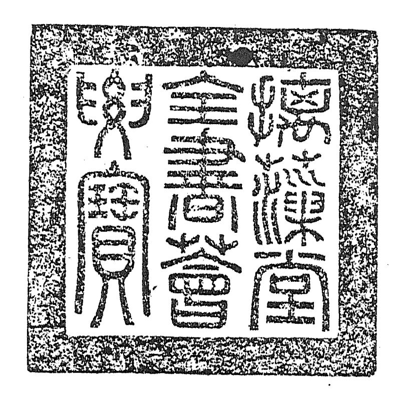
臣按時異世殊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於華靡故其廵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於過多後世則不然雖



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徼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以上論王朝之禮中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于飛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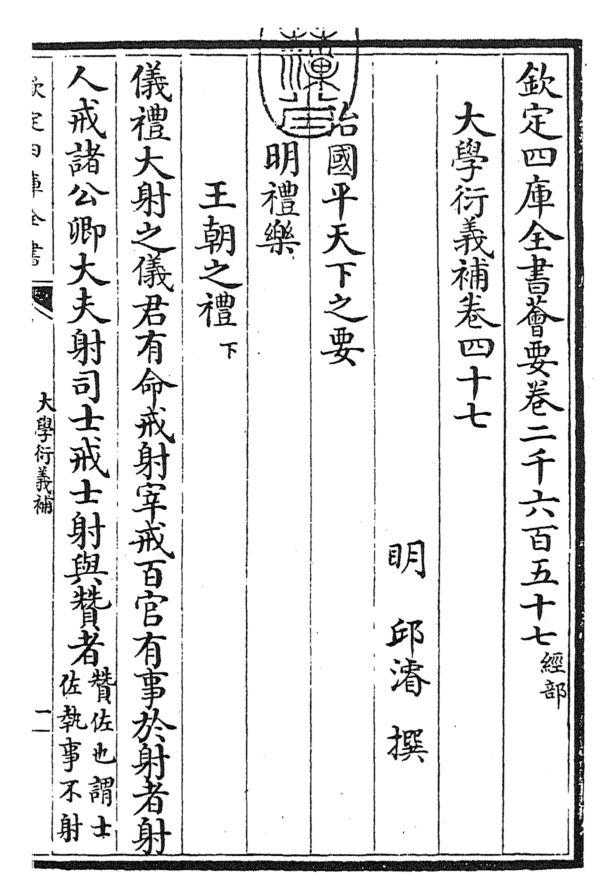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五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

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臣按宰冢宰天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爲贊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冢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溉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宫焉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

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

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葉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氏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賔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賔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

大夫西面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射人所掌乃賔射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為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執旌而告獲者三容三人容以蔽待獲者設之樂以騶虞以歌為節九節以九為數五正以五采為正鵠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今詩亡七節三正朱白蒼三色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射麋侯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緑士以三耦射豻胡犬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與孤卿同

陳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唯貍首亡

臣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

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詳見儀禮本文以上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以祭貉師祭也與禡同之祝號舍奠于祖廟告祖廟而后田也禰父廟亦如之師甸用師以田致禽于虞中所表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及郊饁饋也獸舍奠于祖禰乃斂頒也禽禂禱也牲禂馬禱牲與馬之祭皆掌其祝號

臣按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人君將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祭于立表

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告將師田也既田虞人植旗所禡之地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用以饁饋於郊薦於四方群兆入以釋奠於祖禰告至也斂禽者擇其三十入于腊人以為乾豆備祀享祭焉既而又以所斂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腯祭禱於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由是以觀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非專為游畋也

迹人主迹知鳥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鹿子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鄭氏曰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

田僕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也以鄙巡行郡縣掌佐車田車副貳之政設驅謂驅禽使前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次其大小之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舉其馬諸侯晉使人扣而仰其馬大夫馳放而不扣

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葢因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騁之娛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為之故必擇僕御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提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熊豕馳逐埜獸司馬相如借楚為喻作賦諷

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
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仁者不為也其後又
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
枯木朽株盡為難矣言尤切直詳見前衍義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熹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謂當面射之）不獻踐（音翦）毛（謂在旁逆射）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細小）擇取三等自左膘（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腢（肩前）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賔客射左髀（股外）達于右䯚（音杳胻也）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為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

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葢非為流連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

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為宗廟之

祭非以從禽而為樂也然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

而於農隙之時行之葢恐妨農事傷民業也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苗為苗除害秋獮順秋氣殺也冬狩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菱芡魚鼈之類器用之資所資取以為器用者皁隸之事微賤小臣所掌之事官司之守百官有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臣按僖伯此言葢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無所利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孔穎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為乾豆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

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葢厚所養而薄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以為夏不田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 諸侯不掩群掩襲而舉之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曰合圍掩羣為盡物

馬晞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

事也葢田所以供宗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

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尚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

不以禮雖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

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掩羣

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網者四面皆離其網乃觧其三面

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

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

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湯猶為諸侯其解三面之網非但不掩羣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獺祭魚孟春之月然後虞人入澤梁絶水取魚者豺祭獸季秋之月然後田獵鳩化為鷹仲秋之月然後設罻羅捕鳥之網艸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之通稱不卵不殺胎不殀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不覆巢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也

臣竊以為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所以然者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

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為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取大禽不靡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

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葢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以捕禽獸所以共奉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嘗焉後世人主乃

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知古人所以作名
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
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

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葢
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固不為過但不可

多奪民田嚴爲厲禁耳以上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歷上以因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

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市日斂之

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平也）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杜預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歷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

杜預曰經稱告日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歳時月日葢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葢以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

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巿則為年周禮註所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帀則為歲周禮註所謂中數曰歲是也葢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歷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獲豐穰家有葢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何以為

民哉民者國之所恃以為國者也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門之

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之朔於
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所自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
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
朱熹曰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
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葢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
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

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自為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此禮然

先期頒歷之令則未嘗廢也我朝每年春二月欽

天監官先進來歲歷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

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歷禮是日天子

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監正以

下暨天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於御

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跪受

歷復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歷頒布民間

以上

進歷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肩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亂其所治之職離次舍其所居之位俶始也擾亂也天紀日月星辰曆數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會次之名弗集于房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孔頴達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

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之所以責羲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歷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候其至期行禮由朝

建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巳之天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氏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太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太僕賛之而日月薄蝕

則亦然也鼓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其一
而太僕擊其餘以賛佐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

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于正陽之月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而肖征日食乃在季秋之月說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穀梁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旌旛也陳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筭其時刻杪忽奏聞行下禮部

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
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
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
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
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
賜遂行毋有不當

孔頴達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

者謂十二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頴達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隂氣故

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慤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

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

東漢志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域以

送大寒

劉昭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説然夏秋冬三孟之月皆有之不止春也後世又有土牛之説而以年月支干為之色復以草為句芒神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早朝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京尹行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
王陛前進所塑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
行慶賀禮是日賜百官春宴以上進春
以上論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
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群祀則具於祭祀藉
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學則具於學校鄉飲
酒禮則具于郡國之禮大閱之禮則具于嚴
武備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七